

秋天的二人转

北方的湖

铁人轶事

活着，并高贵地活着

杨利民

剧作集

下篇



杨利民 著

在这个家庭里

铁人轶事

活着，并高贵地活着

北方的湖

特殊故事

I234/20
:2
2007

铁人轶事

活着，并高贵地活着

杨利民

剧作集

在这个家庭里

下篇



杨利民 著

铁人轶事

活着，并高贵地活着

北方的湖

特殊故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利民剧作集/杨利民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 9
ISBN 978 - 7 - 5039 - 3384 - 4

I. 杨… II. 杨… III. 话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9663 号

杨利民剧作集

著 者 杨利民

责任编辑 蔡宛若

责任校对 方玉菊

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42.125

字 数 5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384 - 4/I · 1578

定 价 88.00 元 (共两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杨利民 男，汉族，1947年11月7日生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87届研究生，文学硕士。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大庆市文联名誉主席，国家一级编剧。曾被评为“新时期全国十佳编剧”，获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学院奖。著有戏剧、影视、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多种，共500多万字。主要话剧有：《黑色的石头》、《大雪地》、《大荒野》、《危情夫妻》、《地质师》、《北方的湖》、《活着，并且高贵地活着》、《秋天的二人转》、《铁人轶事》等。主要影视作品有：《家族荣誉》、《北方往事》、《北方故事》、《漂亮女孩》、《两代人》、《今晨，雨加雪》、《撼天雷》、《眷恋》等。曾多次获国家“曹禺戏剧文学奖”、“文华大奖”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有些作品被国外翻译出版。《危情夫妻》在韩国参加第二届亚洲戏剧节引起轰动；《大荒野》被收入《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大师文库》；《地质师》被收入建国50周年《中国当代文学精选·戏剧卷》。另有长篇小说、戏剧集《北方故事》、《杨利民剧作选》、《北方的湖》等六部著作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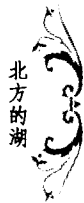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北方的湖（九场话剧）	……1
在这个家庭里（四幕话剧）	……57
特殊故事（大型校园青春剧）	……121
活着，并且高贵地活着（九场话剧）	……167
秋天的二人转（三幕九场话剧）	……223
铁人轶事（八场话剧）	……285
后记	……342
附录：杨利民主要戏剧、影视及文学 作品创作年表	……344

[九场话剧]

北方的湖





时 间 现代。

地 点 中国的北方。

人 物 三个男人：肖北、张宝廷、老钓者。

三人女人：艾蓓、丽霞、小白。

〔晚秋时节，群山环抱的湖有点荒凉。或许荒凉也是一种美。远山层林尽染，像一块调色板，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。飒飒的秋风吹得柳丛和芦苇摇摆摆摆。暗蓝色的湖水，几乎近于褐色。湖边的浴场已变得有点荒芜，遮阳伞和许多座椅都已残缺不全，有的游船也底儿朝天地抛在一边，因为旅游季节已经过去，这里几乎很少有人光顾。〕

〔舞台的左侧是湖堤，有高高的台阶，远处的群山中露着俄罗斯式建筑，或许是度假村、宾馆、高级疗养院之类的设施，这些都遮隐在树丛中。〕

〔舞台右侧，是主场景。湖畔的沙滩上，支着一栋色彩艳丽的豪华帐篷，前面的小树上挂着猎服、草帽、女人的浴衣、双筒猎枪和一架高级望远镜。小桌上摆着各种食餐的炊具也是一应俱全，液化气罐，精美的炉子，旁边还点着篝火，沙滩铺着气垫子。帐篷后面的柳丛中露着宝马轿车的红车帮。〕

〔幕启，此时正是中午，疗养者肖北独自坐在湖堤的台阶上，他茫然地望着远处的水面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突然，远处湖水里有女人的呼喊声——〕

“喂——喂——有人吗？”

“噢——噢——救人哪！”

〔肖北听到呼喊声，并看到湖面上有一个女人，他警觉地站起身，睁大了眼睛，紧接着他甩掉了疗养服的外衣，疯狂地跑下湖堤，在接近水面的沙滩

上踉跄了一下，随后就游进了茫茫的湖水里。

[少顷。紧接着护士小白跑下台阶，朝湖面上呼喊，急得她直跺脚。

小 白 快上来！快上来——你不能下水！你不要命了吗？

[一个老钓者，头戴遮眼的破帽，背着寒酸的钓具路过湖畔。他先是朝湖面望了望，接着他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豪华阔绰的旅游设施。

小 白 （求救地）老先生，快帮帮他们，帮帮他们！

老钓者 你看，他们朝岸边游来了。没事的……

小 白 老先生，您不知道，那个疗养员，刚做过大手术不久，他不能……

老钓者 是个有血气的年轻人，他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去钓鱼了。（下）

[那年轻漂亮的女人叫艾蓓，她走到沙滩的帐篷前，甩了一下湿漉漉的秀发，发出一串格格的笑声。

[小白赶紧给肖北披上疗养服，而肖北光着脚，浑身湿透，冷得直发抖。

小 白 你把我都吓死了！却还在笑？

肖 北 （抖抖地）你……你没呛着水吧？

艾 蓓 怎么会呢？我可以横渡松花江，还可以冬泳。出什么事了吗？

肖 北 刚才……不是你在呼救吗？

艾 蓓 呼救？（又笑起来）是我？可我是对群山的呼救，对大自然的呼救，（她指着远处）对那位爱我的人呼救。或者说是开玩笑，撒撒娇。

小 白 （气得两眼冒火）开玩笑？撒娇？你真不要脸！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？我真想抽你一个耳光！

[小白冲过去，被肖北拦住。

肖 北 没事就好。（有种被欺骗的感觉）可你真不该开这种玩笑……

艾 蓓 对不起。

小 白 对不起就算了吗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病情有多严重？若是因为你这种无聊的恶作剧，出了问题我会找你算账的。

艾 蓓 我没让他去救我，这关我什么事？

小 白 你还说这种话？太卑鄙了！你凭着漂亮的脸蛋，诱人的大腿，傍个有钱的男人，给这美丽湖滨带来了肮脏！像你这种灵魂的人，不配让他救你！死

了活该!

艾 蓓 (笑了) 你嫉妒我的漂亮、财富, 可这有什么办法, 上帝给的。我劝你, 一个女孩, 别这么尖酸刻薄, 小心将来找不到男人。

小 白 你——

肖 北 算了。我们走吧……

小 白 可你的鞋?

肖 北 谁知道甩到哪儿去了, 可能是让湖水冲走了。

小 白 你不能光着脚走, 要是划破了脚, 就糟了。

艾 蓓 我看这样, 你快回去给他找双鞋, 再拿件大衣。他先在这儿烤烤火。

小 白 你等着。我去去就来。(跑下)

[艾蓓走到篝火旁, 她把火捅旺些, 然后穿上粉红色的浴衣, 她似乎在想什么心事, 几乎忘了身旁还有一位搭救她的人。艾蓓坐在椅子上, 露着漂亮的长腿。

[肖北浑身在打哆嗦, 水滴从他的头发间滴到脸上。

[停顿。肖北与艾蓓相互看了一眼。

艾 蓓 你冷吧?

肖 北 不, 不冷……不怎么冷。

艾 蓓 那你哆嗦什么?

肖 北 没什么, 啊, 我喜欢哆嗦。

艾 蓓 我欠你的。别逞强了, 坐在火边烤烤吧。

[肖北打量着那些豪华的装备, 汽车、鹿皮上衣、长筒靴子。

肖 北 这是您的私人汽车?

艾 蓓 当然, 是他给我的。

肖 北 你们是自费旅游的?

艾 蓓 怎么说呢? 我们从城里来, 汽车跑了很久, 觉得可笑吧?

肖 北 不不。现在天凉了, 旅游已经到了淡季, 要是早一些到这儿来人会很多, 很热闹……

艾 蓓 (打断他的话) 可我们并不喜欢人多。难道在城市里看的人还少吗? 除了

人，没有别的。

〔艾蓓打开收录机，里面传来音乐声。〕

肖 北 这音乐很美。

艾 蓓 来点什么？来杯 XO 怎么样？

肖 北 医生不让我喝酒。可我这会儿很想来一点。

〔艾蓓给肖北倒了一点，递给他，然后坐下。肖北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漂亮的长腿。艾蓓不自主地拉了浴衣的下摆，把腿遮住。〕

肖 北 你在哪儿工作？

艾 蓓 我当过歌手、模特，还梦想当作家……后来就什么也不做了。

肖 北 你是搞艺术的，我非常崇敬。

艾 蓓 可我现在什么也不干了，可又什么都不缺。

肖 北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吗？

艾 蓓 是他给我的。他是省城地下商城的总经理……您还想打听点什么？

肖 北 没有了。今年夏秋在松花江抗洪，我路过地下商城，听说那是北方最大的市场，有一万多个摊位，花色品种也很齐全……可我没进去过……听说，那是一个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，就是那个深挖洞、广积粮的年代……地面是一座小楼，毛泽东主席在那儿下榻过，还题过词：学习，奋斗。不要沾染官僚主义。

艾 蓓 可你是干什么的？高干子弟？有钱的大款？不然怎么会到这儿来疗养？

肖 北 不，我是一名普通的军人。

艾 蓓 （嘲弄地）哦，天哪！多么崇高的职业，蛮吸引人的。军人，你一定受过不少奖励，获得过各种各样的光荣称号，什么学雷锋的典型，舍己救人的英雄，希望小学的光荣辅导员之类的。噢，真是了不起。

肖 北 我虽然没有你说的那么显赫，可这有什么不好？

艾 蓓 哎——哎呀！您真是热血青年，棒极了。可如今又没有战争，干吗授给你勋章呢？

肖 北 为了保卫家园，让母亲安宁。

艾 蓓 （挖苦地）你在服役吗？打过仗？参加过联合国部队，进驻过海湾？

肖 北 没有。可我在服役，参加过另一种战争……可现在我也许永远也不能归队了……

艾 蓓 你得了什么病？（站起来，又倒一杯，悠荡着空酒瓶）你刚才为什么救我？假如我真的淹死了，你没有任何责任，因为没有人知道……

肖 北 哪能见死不救呢？可你却开玩笑。

〔艾蓓把空酒瓶子顺手扔在一块石头上，发出破碎的爆裂声。〕

肖 北 你不该在沙滩上把瓶子打碎。

艾 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
肖 北 我怕你游泳上岸时不小心扎破脚。明年，到涨水的时候，这儿就是浅滩，会有许多孩子……

艾 蓓 （讥讽地）有这样善良的人吗？

肖 北 （严厉地）算了！为什么别人做了点正常的事儿，善良的事儿，就认为是虚假的？只有阴暗的东西才是真实的。（欲走）

艾 蓓 等等。你有父母吗？

肖 北 废话。我又不是孤儿。

艾 蓓 你父母是高干？

肖 北 他们在兴安岭林区工作。

艾 蓓 你恋爱了吗？

肖 北 恋爱过，可现在她离开了我……

艾 蓓 哇！离开了？看样子你不是个说谎的人嘛。啊——不过也难说，再不就是家庭生活不幸福，把妻子说得像个母老虎。（学男人）噢，我真想扎在女人怀里大哭一场。

肖 北 （笑起来）一般是这样。但很遗憾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真的非常爱她，可她突然消失了……

艾 蓓 是性格合不来？

〔肖北呆呆地望着远处，像没听见一样。〕

艾 蓓 哦！我算看透你们这些男人了，你们紧追姑娘不放，用甜言蜜语诱惑住她们，然后玩腻了，说一声：亲爱的再见吧，流几滴酸泪，就吹了。理由是，

性格合不来。分手时还说：有什么困难来找我，我愿为你做一切事情。请给你的爸爸妈妈问好。

肖 北 你可以写小说了。

艾 蓓 当然。我小时候读了很多世界名著。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，还有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我爸爸是个不出名的作家，不到五十岁就写死了，他说他在用生命写作，可谁又用生命去读呢？爸爸什么都没留下，只留下了几麻袋的破书。你再来点酒吗？

肖 北 谢谢，我不能再喝了。

艾 蓓 一点也不能喝了吗？

肖 北 不能。

艾 蓓 你怎么啦？

肖 北 在治病。

艾 蓓 那只好对不起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遇到你很高兴，你是一个不错的人。

〔艾蓓拿起望远镜朝远处的湖湾望着，她突然有点紧张和慌乱。〕

肖 北 你怎么啦？（接过望远镜也朝远处望着）那是您的丈夫吗？

艾 蓓 不是，是相好的。

肖 北 哦。

艾 蓓 不相信吗？

肖 北 相信。只是现在不这么叫。现在都流行叫情人或傍大款。

艾 蓓 你是说我在傍大款？反正都一样，他迷恋我，为我付出很多。你最好立刻离开这里。

〔艾蓓在切面包、火腿肉，还要准备鱼汤。肖北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显得很尴尬。〕

艾 蓓（自语）也许，你今天真的救了我……

肖 北 那不过是一个玩笑。

〔停顿。〕

〔护士小白抱着军大衣和鞋子赶来，她给肖北披上大衣，为他系好鞋子。〕

小 白 我把刚才的事儿，向院长说了。

肖 北 你真不够意思。

小 白 我们院长说，军区首长指示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就让我们集体辞职。

艾 蓓 有那么严重吗？

小 白 你懂什么？你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享受，像寄生虫一样！

艾 蓓 （笑了）我还没堕落到那种程度。

肖 北 你别生气，我们回去吧。（他到帐篷旁把碎玻璃片拾起来，装进废塑料袋里）我把这个带走，你不介意吧。

艾 蓓 当然……

小 白 快走吧。举起手来！

肖 北 是！

〔小白像押个俘虏似的将肖北押下场。

〔艾蓓望着他们登上台阶的背影，放下手中的餐具，她点燃一支烟，深吸了一口，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和落寞。她打开收录机，刹那间传来疯狂的摇滚乐曲声。

〔灯暗。

二

〔傍晚。

〔景同前。

〔落日如同火山口留下的最后一缕熔岩，红色的晚霞从群山的背后反投过来，留下神奇壮观的轮廓。风停了，有点凉，北方的湖波平如镜，衰草

瑟瑟。

〔艾蓓呆呆地望着肖北坐过的湖堤，她为上午的恶作剧搞得心烦意乱。天要黑了，可她没心思去准备野餐。猛然，她抓起挂着的猎枪，朝天空鸣了一枪，枪声震撼着群山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〕

〔过了一会儿，一位四十多岁略微发胖的男人，拎着散乱的钓具，慌慌张张地跑过来。他气喘吁吁。〕

张宝廷 出什么事儿了？

艾 蓓 没什么事儿……

张宝廷 那你为什么朝天空鸣枪？我不是说，有急事才鸣枪招呼我吗！

艾 蓓 我害怕。

张宝廷 （紧张地）怕什么！有人找过我吗？还是有人来过电话？

艾 蓓 没有……

张宝廷 （长出一口气）吓我一身冷汗。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。

艾 蓓 你干吗那么紧张？

张宝廷 本来想清静几天，可到哪儿也不轻松……

艾 蓓 你有事瞒着我？

张宝廷 没，没有……快搞些吃的吧。（看着艾蓓）你怎么坐着发傻？

艾 蓓 上午，我在湖里游泳，四周美极了，我就忘情地呼喊，朝你撒娇。

张宝廷 这有什么，不过是一个玩笑。

艾 蓓 （大声地）玩笑？可他在生病，也许因为我……

张宝廷 （抱住艾蓓）算了算了，你要是过意不去，就给他一点钱，让他买些营养品或吃点好药。

〔小白走到帐篷前。〕

艾 蓓 你来干什么？

小 白 找你！

艾 蓓 找我？那位疗养的军人怎么样？

小 白 我正要告诉你。因为你的玩笑，恶作剧，他正在发高烧，很可能引起并发症，你应该承担责任。

艾 蓓 我又没让他去救我，我不负什么责任！你回去告诉那个傻瓜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

小 白 （打了艾蓓一个耳光）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

张宝廷 （抓住小白的手腕）你怎么敢撒野！

艾 蓓 你放开她！（转对小白）你要我怎么样？

小 白 这是事情的经过，我都写好了，请你签个字。

艾 蓓 好吧。

〔艾蓓签字。〕

〔老钓者带着寒酸的钓具归来，但他却钓了很多鱼。〕

张宝廷 你真是高手。

老钓者 你过奖了。我不过是玩玩，退休了。

小 白 （从艾蓓手中接过纸）对不起，我不该动手打你……

艾 蓓 你告诉他，我希望他早日康复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会再次当面向他赔礼道歉。

老钓者 那一幕我都看见了。你虽然是开玩笑，可他却是真心救你，应该领情。

小 白 我走了。再见。（下）

老钓者 看来你们要在这儿过夜，又要用餐，这些湖鲫和嘎鱼就留给你们烧碗鱼汤喝吧。

〔老钓者倒出鱼。〕

张宝廷 （拿出百元大钞）老先生，你既然这么慷慨，这鱼我一定要付钱。

老钓者 你要是付钱，我就把鱼拿走。（欲下）

张宝廷 等等。好好好，我收下。老先生，我向你打听点事……

老钓者 什么事？

张宝廷 这湖畔有一个湖头村……

老钓者 我就住湖头村。你问这干什么？

张宝廷 我们单位有位员工，她的姨妈就住那儿。

老钓者 她叫什么名字？

张宝廷 她叫丽霞，她姨妈好像姓马。

老钓者 知道知道，她在省城一个大公司当出纳员，她姨妈叫马桂芝。她从小没父